

XING NANG
KONG KONG

行囊空空

出发的时刻，人必须交出已
有的，去换取未知的。行囊
空空，却装着满满的希望。

旅程，每一分钟都是新的，
被期待由未知和未知组成，
已，但最珍贵的是过程。

林 哲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海内外华人

系列

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

行囊空空

林哲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囊空空 / 林哲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

(海内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系列)

ISBN 7-02-003037-8

I. 行…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500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责任校对:刘炜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4.00 元

将近十年了，许多时候钟强以为自己已经淡忘了彬彬曾经给过他的欢乐与痛苦。在他困守异国的那些岁月，每时每刻都要面对沉重的生存现实，所有在中国大陆的经历都如同前生、前世残留的、模糊不清的记忆碎片，根本无法拼接成完整的故事。但是，只要他置身在北京首都机场，就不禁联想到彬彬，就不禁一阵心痛、一阵百感交集、一阵报仇雪耻的激昂冲动。

今天，钟强再一次由美国飞回北京。两年来数不清出入首都机场多少次，自从拿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护照之后，他一直居住在北京。北京有他的生活事业和朋友，也如同一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游回大海，自由自在酣畅淋漓。而美国却是他不得不去的客居地，如果不是为了财务、税务、签证以及恼人的婚姻纠葛，他根本不想到美国。

待到机舱里所有旅客都匆匆拎着行李退潮般离去了，钟强才睡眼惺忪、哈欠连连地从角落里站起来。空中小姐笑容可掬地耐心等在机舱口目送最后一个客人。钟强经过她们面前，闻到扑鼻而来的法国香水味儿，可还是无精打采甚至不肯回馈一个目光。

他昏沉沉地尾随着人流，头重脚轻，仿佛每一秒钟都有可能倒地睡着。一步步缓慢地挪至海关口，将护照递入玻璃窗口那一瞬间，忽地心尖剧烈地悸动着撕裂了，十年前的伤心与耻辱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又一次想到了彬彬、又一次心痛、又一次百感交集和报仇雪耻的激昂冲动。

窗口里年轻的边防军人看到这个手持美国护照的中国男人

目光异样，脸颊的肌肉神经质地抽动着，当然要多花一点时间查电脑，辨别真伪。

钟强莫名地愤懑激动地叫了起来：“有什么问题吗？你看我像是偷渡分子吗？！”

接着随口用英文骂道：“Shit(放屁)！”

边防军人见多了留洋镀金、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回国人员，同时他更知道这些人到了美国移民局决不敢如此气焰嚣张。年轻的边防军人神情凛然地回敬道：“你是不是想到我们的办公室谈谈？”

钟强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并无意冒犯这位军人，而且平日他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看不惯那些“拿酸捏醋”的当代假洋鬼子“绿卡族”，曾经在“希尔顿”酒吧跟一个“绿卡族”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家伙用英语羞辱女服务员。他客气地说：“对不起，我是为别的事情心情不好，请你原谅。”

军人将护照递还给钟强，表情冷漠地说：“走吧。”

走吧，走到哪里去？浓烈的睡意已经荡然无存。为了摆脱首都机场给他带来的沮丧情绪，钟强很想做点能够让自己的身心亢奋的事情，继而顺理成章地想到了好朋友李俊。这个夜行动物正在玩什么游戏？

一年前钟强在飞机上邂逅来自洛杉矶的“绿卡族”李俊，几个小时的空中交谈，李俊流露出十分真挚的“相见恨晚”的热情让钟强感动不已。飞机着陆之后他们就成了铁哥儿们，昏天黑地、须臾不离地傍在一起吃喝玩乐、做生意、周旋女人，可谓是“狼狈为奸”。但钟强对李俊的感觉始终有点矛盾，多少保持着某种疑惑和警觉，这也许就是有钱人不可逃脱的孤独感。今天的钟强不仅仅是有了外国护照、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他

心里非常清楚李俊真正热衷的是自己的腰包，拿别人的钱去挣钱是李俊在国内的生存方式。尽管如此，钟强还是很看重这个朋友，钦佩他的聪明才智和善解人意，以及温和的却极有煽动性的游说能力。李俊总能够让你感到如沐春日阳光似的舒适，即使他伸手掏走了你的腰包。

就在钟强想到李俊的时候，李俊带着那特有的、略显阴柔的微笑出现在机场大厅里。

这家伙！要是哪个女人像他一样，我准被俘虏！钟强暗自感慨。他记得前些天给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提到自己的行程，这家伙真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钟强实在不是一个喜欢被阿谀奉承的人。他是一个北方矿工的儿子，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北方矿工的儿子。至今他都没有找到做有钱人的感觉，他喜欢吃面条喝汤的时候嘴里啧啧作响，喜欢跟周围的男人称兄道弟说话带脏字。

李俊准确地捏拿分寸决不会给钟强阿谀奉承的感觉。他笑吟吟地走上前，没有伸手接过行李，只是拍拍钟强的肩膀：

“嘿，你小子，走了这么久，耽误了多少好事！”

两人骂骂咧咧来到一部崭新的高尔夫小轿车旁，这是李俊刚刚租来的车。

钟强说：“买车了？发了嘛！”

李俊含糊其辞地答道：“不值钱的玩意儿。”

李俊把车发动起来：“想上哪儿鬼混？”

钟强很认真地想了想，忽然又一阵揪心，可恨的机场再次让他陷入沮丧：“找个地方喝酒！”他的表情狰狞，像是说到某个地方把某个人杀了。

李俊驾车行驶在慢车道，这样便于聊天。他提议邀请一个

女人一块喝酒,说及一个从佛罗里达回来的富婆。这个名叫“陈佳”的女人出国前在几部电视剧里演过小配角,到美国之后给一个瘫痪的孤老头做护士。老头临死之前跟她结婚并将全部遗产都留给她。李俊没有花费口舌描述陈佳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只说人们真正有钱了精神追求就成了惟此惟大头等需求,陈佳回国后一心想投资拍摄一部电影,她要出演女主角。

昏暗的车厢里钟强看到李俊一双眼睛目光炯炯,心里明白这家伙又发现了新猎物。前一阵子他跟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也曾如此目光炯炯地赞美女记者。

钟强故意问道:“跟那个女记者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上床了没有?”

李俊尴尬地一笑:“好些日子没联系了。唉,像我们这样的人跟那些没有出过国、没有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弄不到一起。他们的想法很奇怪……”说着,腾出一只手抓起大哥大:“叫上陈佳?”

钟强摆摆手:“算了吧,你不怕她被我抢了去?”

“没那么邪门,”李俊说,“我只是想将来我们都可以一起合作做事情。她拍电影肯定要用到我,国内那些玩电影的……”

李俊鼻子一“哼”,表示十分的不屑。他持有洛杉矶艺术学院电影系硕士文凭,自认为是好莱坞的真传弟子。

钟强喝多了,这时他正在自己的住所里。一套简陋的与大多数北京公职人员居住的公寓大同小异的两居室楼房,屋里的摆设也很简陋陈旧。他睡了一觉,醒来好半晌无法辨别自己身在何方?至于怎么离开酒吧,李俊怎么把他送回家,全然没有一点印象。

这套房子显然跟今天钟强的身分不符。了解他过去的朋友

一致认为他花费高于市场价格的钱买下这套房子，是因为他还爱着彬彬。这是当初钟强工作的出版社分配的房子，他和彬彬准备在这里结婚，两人像一对小鸟一点点地筑窝建巢。客厅里满满一墙“组合柜”遗留着八十年代的风范。那时候不论住房多么紧张，年轻人的新房里都有这么一套“组合柜”。

钟强却另有说词。说这里交通便利，他的朋友们绝大多数没有私家车，来这里串门方便。他在北京郊外有一幢别墅，长时间无人问津，院子里的杂草都长到比窗台还要高了。钟强更为真实、松弛的生活层面是李俊永远看不到的。那就是他跟昔日的同学、同事哥儿们混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穿西装、打领带、装模作样，也没有人企图让他掏钱、投资、做生意，喝“二锅头”、吃花生米、吹牛侃大山，乐此不疲。

也许是时差的缘故，下半夜钟强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他翻开通讯录想找人聊天，却又拿不定主意找谁。翻遍整整一本通讯录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心里不禁有点儿凄惶。目光落在“组合柜”中间摆放的一张照片，彬彬甜甜地依偎在他的胸前。这张照片曾经被“王府井”照相馆作为橱窗摆设展示了足足一年多。钟强拿起只有半个巴掌大的小相框，擦了擦厚厚的灰尘，想到彬彬。将近十年了，不曾得到她任何一点音讯。这个倔丫头到底跑到哪里去了？难道真的嫁给那个名叫“齐瓦尼”的法国佬，跟他到法国乡下生一堆混血儿？钟强知道齐瓦尼是法国一个农场主的儿子。

他在想象中和梦境里无数次杀死过齐瓦尼，同时在想象中和梦境里无数次羞辱过彬彬。彬彬总是泪流满面地、悔恨交集地扑进他的怀里，而他总是冷酷无情地推开她。或许真的应该找到彬彬狠狠地羞辱她，心中的情结，那时不时悄然而至的阴影才可能烟消云散？

钟强愤愤然将相框重重倒扣在柜子里。

钟强清楚地记是十年前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春夏之交、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百花争放的日子，他从城里坐车去海淀参加同学聚会，13路转302路再转332路，沿途每一个细节都还历历在目。在双榆树车站登上332路，钟强一眼看到正对着车门坐着一个穿红色背带裤的姑娘。姑娘乌黑秀美的头发随意披散着，几乎遮蔽了半个身子。她正低头看一本书，公共汽车走走停停好几站都不见她抬起头。

星期天，许多北京人还在睡懒觉，车厢里空空荡荡，前后左右都有空座。钟强却一直站在姑娘的身旁，透过她的黑发，细腻、白皙的脖颈隐约可见。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几乎要伸出手端起姑娘的脸庞。短短的十多分钟里他在脑子里勾画了许多张脸庞，想象她苍白、柔弱，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霎时间觉得自己强大无比，萌生出保护、呵护这个陌生姑娘的愿望，恨不能半路杀出几个蒙面大盗，在殊死搏斗中显示出他的英雄本色。

然而，当姑娘抬起头的时候，比她的脸庞更吸引钟强视线的是她手中的书。他正是这本《女性主义小说精选》的责任编辑！

天助我也！

钟强跟在她身后下车，他不记得是332线上哪一站。哪一站都无所谓，今天肯定不参加同学聚会了。

姑娘警觉地看着身旁的年轻男子，她的脸庞远比钟强想象的漂亮而且有个性。

钟强镇静自若地指了指姑娘手中的书：“这本书是我编的，前面的导读和后面的评论是我写的。”

姑娘的眼眸随即亮了起来：“真的？”

“你以为我是专门跟踪漂亮姑娘的流氓无赖？”说完，钟强邀

请姑娘一起到紫竹院公园散步，他自信姑娘不会拒绝，他有理由自信，那时候他年轻、英俊、潇洒。

.....

电影学院表演系三年级女学生彬彬爱上了钟强。他们相爱了。

如火如荼地恋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同时又如火如荼、没完没了地吵架。两个人都那么敏感、那么容易受伤。然而给钟强留下的更鲜明、更强烈的记忆是战争之后的和解，春风化雨，乌云尽扫，哭着、笑着扭成一团，互相倾诉内心爱的感受。

彬彬离去之后，钟强有过不少女人，但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经受一次吵架的考验，只消小小的不愉快，就注定了永远地结束关系。他跟结婚多年的妻子琳达也吵不起架，从探讨结婚到探讨离婚，都像是共同谋求合作一桩生意。

彬彬大学毕业那年在一部电影里出演女主角。这是一部未能获准公开上映的大学生毕业作品，但在相当范围内引起注意，名不见经传的彬彬身后有了一些追星族和崇拜者。齐瓦尼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些日子里他们的战争更为频繁、更为激烈了，战争之后的和好却显得那么勉强，充满苦涩。钟强害怕失去彬彬，怕极了，为了掩饰内心的懦弱，他表现的十分乖戾、暴躁。

一场彻底葬送他们爱情的战争是由齐瓦尼引起的，发生在当时新开业的“马克西姆”餐厅。那天齐瓦尼执意要做东请客，亲自打电话到出版社约钟强。他说他是彬彬的崇拜者，同时也崇拜中国文化，酷爱文学，希望跟钟强交朋友。

钟强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次约会。日后每每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他就不禁汗颜。齐瓦尼，法国文化秘书，让钟强影影绰绰地看

到一个改变前途命运的机会。周遭“出国潮”已经沸沸扬扬，钟强对自己一度热衷的出版事业也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八十年代哪一个年轻人不想出国？出版社有几个编辑揣着护照整天在使馆区秀水东街转悠。钟强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世世代代没有任何海外关系，连申请护照的理由都没有，突然冒出一个法国秘书怎能不让他幻想顿生？这天钟强心情格外的好，主动邀请同办公室的哥儿们下馆子。有一个哥儿们刚刚被美国领事馆拒签，第三次拒签已经无药可救了。钟强劝慰这位心情沮丧的哥儿们：“别这么灰心丧气，美国去不成去法国吧，法国领事馆有个洋鬼子正跟我套近乎呢！”那哥儿们眼睛一亮随即黯然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啃英语，现在又要从头开始啃法语？”觥筹交错，钟强越喝越兴奋，仿佛这场聚会就是为他出国饯行了。忽然另外一个哥儿们说了一句话好似当头给了他一记闷棍。他说：“你可得看紧彬彬，那个洋鬼子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钟强的心凉了半截。

第二天傍晚，约会的时间到了，狐疑已经占满了钟强的心。彬彬似乎对这餐晚饭很当回事，出门前对着镜子化妆了老半天，然后又指点钟强这样穿、那样穿。钟强勉为其难穿上一件搁置许久的化纤西服，有点紧，捆在身上煞是别扭。一路上几次想说话打道回府，欲言又止。

齐瓦尼等在“马克西姆”餐厅门口。好一个法国奶油小生！钟强没有料到他这么年轻，而且西服革履，胸前飘着真丝花领带。当时钟强二十六岁不曾系过领带，相形见绌的局促使他陷入自卑。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相貌自卑过。小时候他是矿区里人见人爱的俊男孩，学生时代一直都是引起女同学注目的帅小伙，粗粗拉拉、落拓不羁是他的风格，今天穿了一件不伦不类的西服，整个人都变得不伦不类找不到感觉了。

齐瓦尼虚张声势、无比热情地跟钟强握手，操着不分平仄的汉语说：“啊哈，我早就猜想彬彬的男朋友一定非常优秀！”转脸握彬彬的手时敛了笑容，目光定定地盯着彬彬，声音很小却显得意味深长地说：“你好。”伸出的手好像僵住了不肯松开。彬彬挣脱齐瓦尼的手的时候脸色有一丝慌乱。

让钟强懊悔一辈子的是自己在那时那刻竟是那么的窝囊！他应该当即拽着彬彬愤然离去，每一秒钟都可以拂袖而去，用强硬的态度阻止齐瓦尼接近彬彬，甚至用拳头教训他。多年之后对女人有了充足的了解和理解，他相信那么做不会得罪彬彬。女人总是梦想有人为她决斗。将近十年了，想起齐瓦尼，钟强的拳头就发痒。他想打他，如同他想找到彬彬。

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服务生带位，“马克西姆”的服务员眼睛里都透出高人一等的傲气。走上弯弯曲曲的楼梯，“哥特”式七彩玻璃窗把夕阳阻隔在外面，餐厅里烛光幽幽，餐桌上铺着雪白的餐布，餐巾折成花瓣插在高脚杯里。钟强刚要拉椅子坐下，三个服务生拥上前像是照顾婴儿似的照顾一桌客人，拉凳子，把餐巾掖在每个人胸前。钟强明显地感到自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前不久编发的小说《陈焕生进城》，堂堂的“北大”毕业生落到乡巴佬陈焕生的尴尬境地。再看齐瓦尼神态雍容，一副施主的架势，冷漠地接受服务生的伺候。彬彬好像也很熟稔、很从容。难道他们曾经在这里吃过饭？

钟强愤怒了，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涵养竟是那么好，没有发作的愤怒被怯弱淹没了。他害怕失去彬彬，于是努力抵制自己的狐疑。思想激烈地挣扎着，告诫自己别胡乱吃醋。全世界男人都吃醋也轮不上我钟强吃醋。他在爱情方面经历过惟一的痛苦就是总被姑娘爱而找不到自己主动爱上的姑娘。在高中就有姑娘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一个大学女同学因为追求他被拒绝，悲

愤地剁去一截小拇指。那个女同学在南方工作，钟强有时很想送去一点关怀，可是又不敢招惹她，怕再度引火烧身。“被爱是痛苦的。爱，哪怕是单相思都是幸福的。”这句话几乎成为他的名言在他的哥儿们中传诵。钟强竭尽全力寻找自信，好像一个溺水的人竭尽全力往上浮。

齐瓦尼谈笑风生，热心地教钟强和彬彬使用餐具，虽然他安慰他们说自己始终没有学会使用筷子，但还是让钟强又感到一阵局促一阵别扭。彬彬谦虚好学的样子更叫他受不了，他真的想拉着彬彬退席，只差一秒钟就要发作了。齐瓦尼话锋一转说起出国：“你们应该出国看看。一个现代人应该是国际人，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愿望，我可以帮助你们……”

一条充满诱惑的路在自己的脚下伸展开，出国！如梦如幻的感觉，让钟强激动不已。多少年来钟强都不愿意回忆那一刻的心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心绞痛，恨不能找个犄角旮旯抽自己的耳光。

看来这个“老外”人不坏，他想。所有狐疑不快全丢到一边，开始侃侃而谈他所擅长的文化现象，层层铺垫出国的理由。

酒酣耳热，齐瓦尼拍胸脯保证让钟强和彬彬不久的将来就能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他说他手上操纵着一项援助第三世界优秀人才的基金，他一定让他们获得援助到法国读书。

到这会儿，钟强已经像是一个醉汉了，不记得自己如何举手投足。

离开马克西姆，告别齐瓦尼，钟强搂着彬彬走在长安街上。长安街灯火如昼，在他的印象中长安街从来没有这么亮过。

“彬，我们一到巴黎就结婚……”钟强激情澎湃地亲吻彬彬。

彬彬冷冷地推开他：“做梦吧！”

钟强没有感觉到什么，更用力地搂着彬彬：“梦想成真，命运总是让我梦想成真！”

他想起小时候一个路经矿区的瞎子给他算命说：“这孩子将来大富大贵，云游四海。”

生命中经历的种种际遇都向他证明应验瞎子的话。他是矿区千百个子弟中惟一考上大学的，惟一在北京工作的，命运还馈赠给他天仙一般的彬彬，现在他毫不怀疑命运将帮助他圆出国梦。

彬彬一路默默不语，一直走到出版社宿舍，钟强才注意到她不高兴。夜里，两人大吵一架，彬彬抓了几件衣服走了。

之后，吵吵好好拖了有半年多。一个深秋的夜里，两人又大吵一架，钟强动手打了彬彬一个耳光，彬彬哭着跑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和好了。

这期间齐瓦尼寄来一张表格，钟强很认真地填好，并附上一封感谢信挂号寄回法国领事馆。他完全不记得跟彬彬吵架的细节，但清楚地体会到彬彬在言语间透露出的信息，让他死了出国的心，不要跟齐瓦尼来往。钟强那时候想出国想疯了，只觉得彬彬太娇情、太任性，齐瓦尼能安什么心？难道他想发展我们做间谍不成？当然也意识到齐瓦尼打彬彬的主意，只要你彬彬不让他有机可乘，最后叫他“水中捞月一场空”。况且，接连不断的吵架已经让钟强厌倦透了。

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钟强刚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就听到电话铃响。

“钟强……”话筒里传来彬彬哽咽的声音。

钟强的眼睛潮湿了。整整三个月了，他们互相不理睬，今天彬彬一声呼唤让他感动万分悲喜交集，她仍然是他惟一爱的姑娘。钟强眨了眨眼睛吸了一口气，竭力装作潇洒状：“放飞的鸽

子想回家啦？”

彬彬低声啜泣。

“回来吧，下雪路滑，打一部出租车过来，要不我过去接你？”

彬彬还是一味地啜泣。

“别娇滴滴像林黛玉，我们出去拍照怎么样？北京多少年不下雪了……”

“钟强，我要走了。如果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彬彬说罢哭出声了。

“你要走？走哪儿去？”

“你就不要问了，我原来以为自己可以无牵无挂离开中国，到这一刻突然特别想你和我的外婆……”

钟强听到背景声音，机场广播正在报告起飞和降落的航班。他大声说：“不，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彬彬！”

电话断了，“嘟嘟嘟”，尖叫不停。

钟强飞奔出办公大楼，拦住一部出租车去机场。

彬彬已经办理了登机手续，行李都托运了，正神情郁郁地跟在人流后面准备上飞机。

钟强准确无误地找到飞往巴黎的登机口，一把拽住彬彬。两人抱头痛哭。

他要彬彬跟他回去，彬彬哭着摇头不肯。

事情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仿佛昨天彬彬还对出国嗤之以鼻，她一直在用功自习导演系的课程想报考导演系研究生。钟强始终以一种“稳坐钓鱼台”的心态对待这次旷日持久的愠气。他要制服彬彬的任性，早晨接到电话他以为自己大功告成。

飞机就要起飞了，两个人还抱在一起，泡在眼泪里，广播里一遍遍喊着“彬彬”的名字，最后来了两个保安将钟强拽走。彬彬一步三回头穿过通道。在她步入机舱口那一瞬间，钟强看到

齐瓦尼的身影一晃而过。他气疯了，不知哪儿来的气力挣脱了保安的铁臂冲进通道，飞机厚重的舱门几乎擦着他的鼻子尖上了！怒不可遏的钟强回身照着紧跟其后的保安挥拳打去……

钟强被机场派出所扣留了，折腾了大半天，写了检讨，赔了钱，还惊动了出版社领导，总编辑亲自出面领他回出版社。

彬彬的离去造成的痛创程度是钟强始料不及的。很长一段日子他整夜整夜不能合眼。他不敢回宿舍，一跨进宿舍门满屋子都是彬彬的影子，无时无刻心里都像是揣着一条啃噬灵肉的蝗虫。每天下班人去楼空，他就躲在出版社会议室对着一面墙打乒乓球，常常从天黑打到天明，不停地接球、不停地反击，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惟有如此才能暂且逃避心头的疼痛。当时所有认识钟强的人无不认为他已经疯了，领导办公会议上曾经很认真地研究怎样哄劝他去精神病院疗养。

钟强百无聊赖地一分一秒捱着时间，这一年来每回旅行总是被时差搅得天昏地暗。他怀疑自己的肌体开始衰老了，不禁思绪纷飞，想到自己三十好几了，还没有给钟家添一儿半女，心里很是紧迫。赶快结婚吧，他对自己说。

这趟返回美国终于拿到了正式生效的离婚判决书，结束了长达七年没有爱情的婚姻。因为琳达不肯离婚，她实力强大的整个家族处处作梗，使得七年婚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闹离婚。离婚，一度时期几乎成为钟强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拿到宣布他从此自由的判决书，钟强的心反而空空荡荡，很失落、很软弱。他在旧金山滞留着，竟对琳达萌生出从未有过的依恋之情。琳达毕竟是一个好女人，他害苦了她。回国后有几个姑娘走进钟强的生活。她们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去了，一个接一个地被他淘汰了，没有一个能够坚持到他拿到自由证书。

终于熬到天快亮了，钟强又开始翻通讯录，几个月前去医院补牙认识的那个女大夫给他的印象还不错，想拨电话又觉得很唐突，他不愿意女大夫感觉到特殊的意味。眼下离婚了，自由了，跟女人交往倒变得缩手缩脚的了。他很想结婚，却又很怕哪个女的缠上他要跟他结婚。很矛盾。

还是李俊送来了及时雨，六点多就打来电话问候：“嘿，没事吧？昨天夜里你醉得好厉害，出来走动走动吧？我过来接你去广东酒楼喝早茶……”

李俊体贴入微又一次让钟强好生感动。

二

这些日子北京的“绿卡族”们都在谈论佛罗里达富孀陈佳。陈佳是时髦的标志，谁不认识她谁就落伍过时了。有人说她死去的洋丈夫是美国的钢铁大王，有人说是巧克力大王，还有人说是石油大王。总之，富可敌国。

热衷谈论陈佳的都是男性公民，说及她每个人脸上都浮起兴奋和暧昧的神情，好像他们跟她都有那么一点儿不寻常的关系。一群有家室或没家室的男士摆出一副“鹿死谁手”的竞争架势。

所有传说都是耳边风，都没有引起钟强的好奇心。因为人们也传说他很有钱，而实际上他在生意场上经常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尴尬境地。

让钟强吃惊的是连他公司的小雇员张浩也饶有兴致地谈论陈佳。这个地道的北京小伙子说他曾经坐过陈佳的“沃而沃”小跑车，帮她去海关办理一批货物免税手续。张浩的哥哥是海关